

陕北东汉画像石的“神异世界”及其文化内涵浅析

姬翔月

摘要: 陕北东汉画像石作为一种体现丧葬礼仪的祭祀性艺术,通过对由神仙和祥瑞对象构成的“神异世界”的大量描绘,反映出汉代陕北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和精神世界。“神异世界”表达的文化内涵,主要表现为朴素的原始崇拜、长生成仙的执着追求和美好的祥瑞期盼三方面。

关键词: 陕北汉画; 神异世界; 原始崇拜; 文化内涵

陕北画像石墓流行于东汉中晚期,它的出现受北方边郡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画像石的题材内容相当丰富,其中“神异世界”是一个频繁出现的重要题材,它主要由神仙和祥瑞对象两大类构成。神仙类题材在陕北画像石中常见的,有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等。在传统历史观中,伏羲居三皇五帝之首,女娲居三皇五帝之列,且女娲是传说中人类的创造者。在陕北画像石中,伏羲、女娲一般都刻成人身蛇尾的模样,成对出现于墓门或墓室的左右门柱石上,如1976年绥德刘家湾出土和1987年绥德裴家岭征集的墓门门柱石上即刻有伏羲和女娲图。西王母、东王公是最为常见的题材,大多陕北画像石墓中都有发现,一般刻于门柱石和边柱石画像的“悬圃”顶上,成对出现。西王母是古代传说中的女神,有关神话记述最早见于《山海经》,最初的西王母是一个人面蓬发戴胜、虎齿豹尾的半人半兽神。在汉代人的心目中,西王母是无所不能的救护女神,所以到后期,她的形象完全变成一个仪容端庄的中年妇女形象。东王公则是汉代人对对偶的观念出发,给西王母安排的一个配偶,所以其形象出现得较晚。2005年米脂官庄出土的画像石上发现西王母和东王公形象17例,正是说明西王母、东王公这一神话传说在陕北画像石上被广泛作为题材内容使用的事实。仙人也是经常出现在画像石上的,例如2002年绥德辛店乡郝家沟村汉墓的前室南壁横楣石,刻画一幅气势宏伟的仙人出游图,仙人乘坐的云车分别由大雁、兔、虎、鲸、鹿、龙、羊、鸟、马驾驶,这些天地精灵充分显示出仙人显赫的身份地位,同时也衬托出仙界的无限自由和浪漫,同类题材在其它画像石上亦有发现。

祥瑞对象在陕北画像石上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它是构成画像石内容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祥瑞题材主要以各种瑞兽和云纹仙草等为对象,其中瑞兽类普遍出现,数量巨大,占有绝对的地位。在瑞兽类中,“四神”是人们熟知的题材。“四神”也称“四灵”,包括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种动物。《礼记·曲礼》:“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画像石上刻绘“四神”,除了驱除邪恶不祥外,还有表示方位的作用。《三辅黄图》曰:“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四神”题材在墓门画像石上多有发现,特别是“朱雀”这一象征吉祥太平的神鸟几乎是所有墓门门扉的内容之一。铺首衔环图和朱雀一样也是陕北画像石墓墓门门扉上通用的图案,它们被刻在朱雀的下方。铺首并非实指某种动物,而是一种抽象化的艺术概括,它具有威武勇猛的特点,对地下阴宅起着防御除凶的作用。灰咒同铺首的作用相同,多呈低首用力而抵状,多位于铺首衔环图下方。在西王母、东王公周围常伴随有捣药的玉兔、仙鹿、桃拔、羽人、九尾

作者简介:姬翔月,陕西榆林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文博馆员(榆林719000)。

狐、三青鸟等,他们与通达天庭的悬圃一样都寓意着吉祥顺意。而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的动物狮子、骆驼、大象等以及一些鸡鸭家禽也都能够在画像石上看到,更有一些叫不上名的怪兽奇鸟屡屡出现,这些都应该是人们寄寓美好生活的反映。在陕北画像石上还多次发现“鱼”的图像,如1987年绥德张家砭出土的墓门横楣石两端分别刻鸛鸟啣鱼图,门柱石上的伏羲、女娲图像下部又分别刻一鱼,这里的“鱼”可能喻意人们对生殖繁衍、部族兴旺的强烈愿望。另外在陕北画像石中好多横楣石的两端都刻绘日、月轮,中分别填三足乌和蟾蜍。《后汉书·天文志》注引张衡《灵宪》曰:“日者,阳精之宗,积而成乌。象乌而三趾。”日月轮象征日精和月精,是当时人们的宇宙自然观的反映。云纹仙草类是陕北画像石内容的一个辅助性题材,使用相当普遍,分布于主画面的周围,既起到审美艺术装饰效果,又有祥瑞征兆的功用。云纹多为勾连卷云样式,形态自然流畅,缭绕无定,给人一种祥和之感。仙草类有灵芝、嘉禾、蔓草等,添缀仙草是人们追求生命不老、生活幸福的美好愿望的表达。陕北画像石的边饰图案使用最多的就是云纹仙草类题材,云气纹则多弥漫在主图像的周围起烘托作用,如米脂官庄发现三组“羊”、“鹿”图画像石,羊和鹿周围云气缭绕,云气中填充珍禽异兽,整个画面喻示出吉祥福祿,是汉代人追求现实生活福祿亨通的真实写照。

从艺术创作的发生学角度分析,陕北东汉画像石“神异世界”的文化内涵,既是该艺术创作的动力因素,又在该地区的画像石神异图像中体现出这些文化观念。陕北作为汉代重要的边防塞地,流动官兵带来了楚文化的气息,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整合,从而形成独特的地方文化。画像石的神异图像多为与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有关的场景,这些都呈现出显著的世俗生活气息,说明人们更多的热情和信仰是关注自己的前生与来世以及家族的延续。因此,“神异世界”的文化内涵在整个汉代文化与汉代画像石产生的大背景下,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朴素的原始崇拜

原始崇拜是原始宗教的主要形式之一,它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灵魂崇拜等。陕北东汉画像石神异世界图像描述了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的原始意识。

自然崇拜一般都是与原始居民的自然环境和生存劳动方式直接相关的,人的生命存在总依附于自然环境,时间、空间是其存在的基本形式,对世界的理解和形象的呈现,就构成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所以汉民族从古到今都注重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并以此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陕北东汉画像石神异图像中,太阳中有金乌的日神形象和月亮中有蟾蜍的月神形象频繁出现,足见日月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西王母乘坐的玄圃往往被刻成高大粗壮的树形,意即视其高大结实,不畏狂风暴雨,生命力旺盛,以此象征本民族的兴旺发达。图像中的累累硕果,也直接反映出人们强烈渴望开花结果、繁衍后代这一生命规律的原始生命意识。

“图腾崇拜是原始氏族社会主要宗教形式之一。它是与采集和狩猎生活相适应而产生的。最初,图腾被视为氏族的亲属和祖先,而不是神,自然也就没有祈祷和献祭等仪式。随着万物有灵的观念的流行,各种图腾便逐渐被神化,演变为氏族保护神。”^①在陕北画像石中,表现出来的动植物图腾对象有龙、鸟、柳树等,而思想进化后的主神崇拜主要表现为对伏羲、女娲的崇拜,此种意识在神异图像中反映特别强烈,如前所述在陕北画像石上多次出现伏羲和女娲形象。伏羲、女娲在神话传说中是人类的始祖,护佑并造福于人类。汉代先民正是在这种朴素的信仰和精神支柱下,才激发了饱满的生活热情,也因此才有了无尽的艺术创作源泉。

二、长生成仙的执着追求

在陕北东汉画像石神异世界中,以神异整体出现的图像组合所表现的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追求,是

^① 佟德富:《走近先民的智慧》,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该神异世界的永恒主题。主题符合汉时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论是死者还是活人都希望神异图像寄寓世俗幸福生活的永享或进入更高的仙人世界,并将这一理想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阴阳五行观念和神仙方术思想孕育了长生成仙的执着追求,陕北东汉画像石神异图像正是这种追求的直观描绘。

阴阳五行说与原始宗教有直接联系,它的本质是人对自身生存环境的一种有生命力、有灵魂的超力量的假设与应用。在阴阳五行说的影响下,人认为一切皆有生命,万物有灵,这就为长生不老成仙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生存大环境。顾颉刚认为,阴阳五行观念是汉代人的思想骨干,这种学说在汉时兴盛一时。在陕北东汉画像石神异世界中,一切飞禽走兽、神山仙草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而且还有着一一定的超能量,它们与神仙共同构成一个神秘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的一切主宰着人生老病死与祸福吉祥。

神仙方术的思想与行为在汉代风靡一时,它的主题便是长生不老与得道成仙,所有神仙方术都围绕这一中心展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和对自身生命死亡的思考分不开的。生命死亡对古人来说具有极大的神秘性,于是有了魂魄鬼神的种种神秘的说法和有关行为。一方面由于死亡的不可避免,就生出种种死后的幻想,设想着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从而厚葬以求死后如生;另一方面是对长生不老的热切渴望,就设想出种种试图长寿的办法,神仙方术便出现了,渤海里的‘神仙’,昆仑山神界都成了人们极力追求的去所。”^①陕北东汉画像石神仙题材成为一大奇观,几乎每一座墓中的画像石图像中都有西王母、东王公的形象,而且在图像中占有显赫地位。西王母、东王公身边围绕捣长生不死之药的玉兔、采摘神效药材的羽人和神鸟瑞兽等,神仙与祥瑞共同营构出一个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场面。

三、美好的祥瑞期盼

“祥瑞”一词最早见于刘向的《新序·杂事》：“成王任周、召，而海内大治，越裳重译，祥瑞并降。”在此语中，“祥瑞”是指“吉祥的征兆”，与汉画像石中所指相同，这种征兆观念源于汉人的天人感应和谶纬思想。

天人感应理论是一套儒家政治学说，它将上天发生的灾异现象与人的行为联系起来，用托天管人的手法，试图控制人们的所作所为，从而达到安邦治国的目的。它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古人认为，天能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表示着天对人的谴责或嘉奖。

胡应麟《经籍会通》说：“谶纬之说，盖起于河图、洛书。”“谶”是神的预言，谶书是一种占验吉凶的书，这种书将祸福吉凶与图像符号相对应。“纬”是对“经”的解释，是儒家学术的神秘产物。谶纬是远古巫术观念的一种延续方式，封建时代的人们多用于政治斗争中。顾颉刚说：“谶纬中心思想，是阴阳五行，是灾异祲祥，这正是极合汉代经学家的脾胃的。”^②

画像石中出现大批祥瑞图像，就是因为深受“天人感应”、“谶纬之说”的影响。祥瑞的出现反映帝王的文功武治、宽孝仁厚，是对帝王的推崇。东汉时期，祥瑞不再为帝王所垄断，其使用权已经下放到民间，陕北画像石墓中的祥瑞更多地表达出人们追求安庆吉祥、驱害辟邪的思想。在神异世界中，祥瑞不论是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比较多，如四神、怪兽、蔓草纹、卷云纹等，普通的飞禽走兽、花草树木放在特定的位置或与一定的灵异相组合，也成为祥瑞。祥瑞在某些图案中成为主体。陕北汉画像石中，祥瑞内容十分丰富，表现手法多样。如米脂出土一块横楣画像石，自左而右分为三格，左格是日中金乌，右格是月中蟾蜍，中格刻龙、虎、羊、飞鸟、九尾狐、鹿、玉兔、三足鸟及羽人等，三格都以卷草纹和流云纹作为装饰背景。祥瑞观念的出现并非某一学术、思想、信仰的推动，而是由整个汉代通俗信仰整体的结合互动而兴起的，这种观念既有汉代以前神话、巫术、传说的积淀，深受阴阳五行、古代武术、图腾等原始信仰的影响，又与汉时天人感应、谶纬之说相结合。

[责任编辑:刘运兴]

① 刘宗超:《汉代造型艺术及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